

20世纪英国奇幻小说的文化逻辑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20th Century British Fantastic Literature



符号的魅影

20世纪英国奇幻小说的文化逻辑

郭星/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西安工业大学图书出版基金资助

符号的魅影

——20 世纪英国奇幻小说的文化逻辑

郭 星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的魅影：二十世纪英国奇幻小说的文化逻辑 /
郭星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310-04164-0

I. ①符… II. ①郭… III. ①小说研究—英国—20 世
纪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9540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2 插页 162 千字

定价：1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郭星的博士学位论文《英国奇幻小说研究》即将出版，要我为她这第一部学术专著写篇序言。在对她表示祝贺的同时，我也倍感欣慰。郭星在南开大学度过了整整6年，硕士、博士学位都是在我的指导下攻读的。博士毕业后，她追随自己的先生到西安的高校去工作，在那里踏踏实实地教书，认认真真地研究，深得同事和学生们的的好评。可以说，我是看着她从一个稚嫩的小女生成长为今天这样一个成熟的青年教师和学者。这几年来，每当听到她在教学、科研上取得新的进步的消息，我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对于英国奇幻小说的研究，郭星有过比较长期的思考和积累。早在硕士生阶段，她就已经涉足其中。在硕士学位论文成功地对个案作家研究的基础上，她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将研究的视野又扩展到更广大的领域。我曾一度有过担心，但同时也充满了期待。所担心的是，奇幻小说并非学术界研究的热门，在国内尤其研究基础薄弱。尽管这一类的作品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学术界的关注，但真正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去思考奇幻文学，在严谨的学术规范下做出的有价值的成果寥寥无几。选择这样的论题，无论从资料搜集还是从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上看，可资借鉴的资源有限，研究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论文做好不易。所期待的是，奇幻文学、特别是奇幻小说的创作已成为世界文坛上的热潮，在研究上是一座越来越引起学界注意的富矿，此其一。我相信郭星的实力，也深知她对学术研究锲而不舍的态度。她不但对英美文学与文化的传统有较好的了解，而且有文本

细读的严格训练和对文本敏锐、细腻的感受能力，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她具有不少女生身上不多见的理论思辨的深度，此其二。因此，我鼓励她坚定信念，尽力将这篇富有开拓性价值的学位论文做好。郭星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不但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内外搜求文献资料，还利用到境外短期学习的机会交流、切磋与论文内容相关的问题。在论文开题的环节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之间更是进行过多次讨论。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她的师妹告诉我，在论文写作最紧要的日子里，她颈椎病突发，一阵阵头晕目眩，竟然仰卧着坚持在电脑上敲击文字。功夫不负有心人，答辩前她终于完成了一部沉甸甸的学位论文。

英国奇幻小说的研究至今在国内学界似乎仍处于相对“边缘”的状态，但事实上奇幻小说是近些年英国文学中备受关注的小说类型，并呈现出与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类型的并立之势。奇幻小说往往以神奇的幻想为内容，多模仿民间故事、童话、神话等传统文类样式，但又是在借用传统题材基础上作家的新的创造。学界对作为一个类型的奇幻小说总体上的认识仍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尚未从学理层面形成系统深入的共识。郭星的这部专著正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做出的重要成果，她创造性地引入了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的理论来考察和分析英国奇幻小说这一文学类型和文化现象，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立思考后的观点和结论。因此，这部著作在本领域研究中无疑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

许多人仅仅简单地将奇幻小说视为当代通俗文学，将奇幻小说广受欢迎的事实看做一种流行现象，因而认为其不具有严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立的审美品格与价值，这其实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奇幻文学不但有其悠久的渊源和发展、形成逻辑，而且在当代学术语境下来看，其经久不衰的流行热潮更是一种具有深刻社会历史内涵的文化症候，需要进行认真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

郭星在大量阅读相关文学作品和有关文献的过程中认识到,必须在具有奇幻因素的众多叙事文本中首先厘清奇幻小说的边界,也即将这一文类与相关文类通过学理上的考察和论述令人信服地区别开来,然后才能梳理和建构起一个独属于奇幻小说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这项研究将对那些被学术界通常视为作家们“游戏之作”的作品提供全新的阐释视角,进而发掘出那些被文学史所忽略的优秀作品。可以说,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正是本书作者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由此出发,作者主要提出并论证了如下几方面的重要观点和内容:

首先,作者明确提出奇幻小说是一个现代的文类,其核心要素是其“不可能性”,对“不可能”性的判定反映了启蒙以来人对于世界真实性的认知。同时,本书借用了托多罗夫所提出的“奇幻性”概念。托多罗夫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奇幻作品,就要看其是否具有奇幻性。奇幻性是一种由叙事、人物和读者三者相互作用产生的奇异效果。基于这一概念,并结合叙事学相关理论,作者对于奇幻小说文化内涵的分析一直与文本本身的结构内容分析紧密联系,这一原则贯穿于全书始终。

其次,作者揭示了奇幻小说所具有的两大鲜明特征——文学返祖和抽离现实,同时,又指出了这两种特征之下所存在的明显悖论。一方面,对奇幻小说复制文学传统这一倾向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奇幻小说的返祖现象即对神话传说的回归仅仅是表面性的,人类社会无法从根本上回到神话的时代,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恢复神话等文学传统所在的文化语境及其运行机制,因而这类小说也就不可能再现神话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尽管奇幻小说曾一度因其“脱离现实”被学院派批评家所排斥,但英国奇幻小说的主流作品事实上却总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呈现出与现实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作者提出了本书始终围绕并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英国奇幻小说回归神话、

“脱离现实”表象下的文化逻辑究竟为何？

最后，作者总结了英国奇幻小说的文化内涵，认为它主要表现为三个向度的价值追求上：一是弥合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断裂的超越现实的取向；二是颠覆主流意识的反抗现实的取向；三是融入消费文化，营造新幻象的取代现实的取向。

在对上述论点的展开过程中，作者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将对英国奇幻小说的研究纳入到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背景下，同时选取了二十世纪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分析，其中充盈着独特的阐释和新颖的见解。全书以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将宏观的文化考察与微观的诗学阐发聚合在一起，努力揭开奇幻小说这一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学与文化机制，从而层层深入地将诗学领域中的真实与虚构问题转换为哲学意义上的真实与虚无问题。这可谓是抓住了奇幻小说既是一种文学书写，又体现为一种文化症候式现象的关键。

本书在理论资源的运用上主要借鉴了鲍德里亚关于象征秩序与符号秩序的学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理论先行之嫌，其实这恰恰是作者在奇幻小说研究中有意为之的一大创新与亮点。鲍德里亚理论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在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基于原始社会礼物交换研究中所形成的象征交换理论基础上，再由哲学家乔治·巴塔耶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对现代社会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批判哲学理念，因此，鲍氏学说本身就内着一种反现代性的文化返祖倾向，这也正是这一理论与奇幻小说文化内涵上的根本契合点。借助鲍氏理论的启发，可以更清楚地看明当前语境下回归神话、创造神话的虚幻与徒劳，也看清其背后基本的文化逻辑。在拟像横行的时代，真正的想象力是不存在的，只有基于模型的复制。奇幻小说似乎带着我们回到了过去，但它只是遵循着拟真的文化逻辑，经由符号增值所构造的一个个幻象。尽管以一位理论家的观点统摄全书论述客观上会带来对其

他理论视角的限制,但应该承认的是,对于本书的研究对象而言,作者对鲍氏学说的引入和运用是恰适的。

郭星的著作是奇幻小说研究中的一项颇有分量的成果,虽然个别节段的论述还可进一步深入,但我相信它在本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启发性将会被同行和读者所认识。

作为一个青年教师和学者,博士论文的出版只是学术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我期待着郭星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学术成就。

王立新

2013 年 7 月 29 日写于香港道风山

前 言

奇幻小说是描写依据现代经验和理性判定的不可能的事物的一类小说。20 世纪英国奇幻小说已经成为当今小说创作中一类非常瞩目的文学现象。这些奇幻小说达成一种效果，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被否定了存在的合理性的事物，在奇幻小说这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中，都能够被轻易地接受。这种接受不附带任何条件，仅仅是就超自然现象本身被接受的。而且，小说中还涉及人与超自然物的联系和交流。这一切都是在文本层面对古代神话和奇迹故事的一种复现。从具体的文本来看，很多当代奇幻小说也确实存在着复现神话传说的现象。有的作品直接借用神话传说当中的形象，另外还有一些作品则是对神话故事的重述。古代神话和奇迹故事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思维模式之下产生的，因此它们在人类脱离这种思维方式之后就消亡了。而当代的奇幻小说恰恰是在现代思维模式之下产生的文学类型，那么如何看待奇幻小说恢复神话和奇迹故事的这种行为，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是什么，这是本书写作所围绕的核心问题。

根据法国思想家让·波德里亚关于象征秩序与符号秩序的区别，以及符号秩序拟像机制三阶段的划分，原始社会之后的人类进入符号秩序阶段，而符号秩序从文艺复兴开始就进入拟像的不同阶段。在拟像的第一阶段，符号与现实之间是模仿关系，或者说是再现关系，因此文学艺术模仿现实，并且能够反映出深藏于艺术背后的本原性存在，其表现形式就是人们关于上帝的信仰。上帝被确立为一切符号的终极指涉物，因此文学当中普遍存在着

关于上帝的隐喻。到了拟像的第二阶段，随着上帝观念的土崩瓦解，文本开始以转喻的方式生成意义。而拟像的第三阶段，文本的意义在能指的链条中被延宕，典型的代表就是后现代小说的文本游戏。在这个阶段，那种具有批判力量和解放潜能的文学越来越难以为继，文学面临着整体性的危机。根据波德里亚的理论，古代神话属于象征秩序，它是在一种仪式性关系中存在的。而奇幻小说是符号秩序中的文本，遵循的则是符号的逻辑。那么奇幻小说向神话的回归可能就仅仅是一种表象性的回归，而不能从根本上恢复神话所体现的象征逻辑。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过程中，正好也印证了这一假设。

叶芝在他的奇幻故事集中以回归原始口头文学的创作模式的方式，表现出作家以一元论的世界观反抗现代性二元世界的倾向。但波德里亚认为符号秩序下，意义本身是由符号生产的。具体到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现代性内部的反叛，实质上还是意义的生产。作品以特定的形式在文本内部实现一种象征机制的运作，但是整个文本意义的产生方式还是一种符号逻辑下的意指机制，即小写的象征，而不是波德里亚所谓的大写的象征。

路易斯的文本世界不断思考着关于这个世界绝对真理的问题，而背后支撑这种思考的是他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他想要告诉人们的是，我们的存在本身是真实而客观的，因为我们都是由同样真实而客观的神所创造的，终有一天我们将会进入上帝永恒而终极的真实和客观存在当中。因此，路易斯奇幻小说的隐喻性可归属于拟像机制的仿造阶段。

托尔金的奇幻小说并不以上帝为终极指涉物，也不是基督教思想的隐喻。他的小说通过对古代神话及神话式叙事传统的结构性要素人为地进行选择和组合，以表达针对现实的某种观点。符号能指以转喻的方式指向了一个现实世界的意义。这体现的实际上是波德里亚所说的拟像机制的第二阶段，即意义的生产阶段。

托尔金本人有意避免文本与自己的信仰以及现实任何对应关系，从形式到细节复制了一个神话体系，试图将文本的内容与真实的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获得在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地位，并且进一步将现实包裹进文本。托尔金让自己的作品以当代神话的姿态出现，以取代真实，自身成为真实并获得真理性地位。这样一种努力不仅使得奇幻小说作为符号与神圣实体的指涉关系打破了，而且符号本身也开始包裹现实世界，构造符号的“超真实”，从而开启了奇幻小说的拟真阶段。

波德里亚认为，拟真逻辑操控社会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而这也是奇幻小说进入爆发式创作期的开始。由于托尔金的《指环王》被视为奇幻小说创作的典范性作品，早期叶芝甚至路易斯那种方式的奇幻小说已经不是主流。追求凭空创造一个细节极具真实感的架空世界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模式，被套到了绝大多数的奇幻小说中。就这样，奇幻小说成为了模式本身的再生产，文本不仅摆脱了所指物，也同样摆脱了所指，真实的形而上学从而彻底崩溃，在大众消费的狂欢中获得流通。当代的奇幻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波德里亚所描述的这样一个后现代时期的反映和表达。在具体的当代英国奇幻小说中，可以看到对这种后现代图景不同侧面的呈现。J. K. 罗琳的《哈利·波特》中体现的是消费社会的典型状况，而普尔曼的《黑暗物质三部曲》则思考了真实形而上学崩溃以后的世界出路问题。

总之，20 世纪的英国奇幻小说以其独特的风貌提醒着读者一个完全迥异于现代社会的异域世界，但其通俗文学的局限没有能够触及对现代社会批判的核心问题，也并没有真正实现一种超越，相反它最终融入了现代社会的主导逻辑。奇幻小说对神话叙事的回归完全是在符号逻辑内部进行的，不存在本质上向象征机制的回归，但也并不意味着这类小说没有超越符号秩序的任何愿望和可能性。在作品中创造超自然或者不可能的事物本身就具有反叛

的意义，表明了世界某一方面的缺陷。在这个过程中，奇幻小说或者质疑整个的现存价值体系和现实世界，或者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但是，所有对现代性的反叛其实质必然还是在现代性框架之内进行的。其实，波德里亚所探询的超越现代符号秩序的结论也是在符号秩序之内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二元模式的机制。归根结底，现代性并不需要被彻底否定，只需要不断地修正与纠偏，这本身也是理性主义最有价值的核心思想资源。

目 录

导 论	1
一、作为一个文类的奇幻小说	1
二、文类历史渊源	8
三、已有的研究和问题的起点	17
第一章 叶芝的奇幻故事与象征	23
第一节 象征秩序的内在逻辑	23
第二节 叶芝象征主义文学与奇幻故事	28
第三节 回归神话的悖论	39
第二章 路易斯奇幻小说与信仰的隐喻性	53
第一节 符号秩序的拟像机制	53
第二节 基督福音的再现——《纳尼亚传奇》	58
第三节 救赎之路的隐喻——《裸颜》	66
第三章 托尔金小说的多重意义构成	80
第一节 信仰的转喻与现代性的批判	80
第二节 “中土神话”的后现代内涵	92
第三节 复制神话的符号逻辑	104
第四章 “超真实”的奇幻小说——托尔金之后	118
第一节 解构的时代 ——20世纪60年代后奇幻小说的大发展	118
第二节 消灭黑魔法	132
第三节 形而上学幻象的破灭与黑暗物质的诱惑	150
结 语	162

参考文献	172
附：真与幻的辩证——兼论中西两种相近文类	187
后 记	197

导 论

一、作为一个文类的奇幻小说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英国 20 世纪奇幻小说。事实上，尽管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很远，甚至到古代的神话，但是作为一个通俗文学亚类型的奇幻小说是一个 20 世纪的文学现象。究竟什么是奇幻小说是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作为一个小说类型，奇幻小说准确的英文名称是“*Fantastic Literature*”。它是一个更大的文学门类“幻想”文学的一部分，对应的英文词是“*Fantasy*”。一般而言，只要包含了幻想元素的所有文学类型，应该都可以被称为幻想文学。

英国作家 E. M. 福斯特在他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 中专门开辟了一章来讨论这一类小说，章节的名称就是“幻想”(“*Fantasy*”)。他认为幻想的作品所谈论的内容是不可能出现的超自然存在。^①根据福斯特的描述，幻想文学涵盖了一个十分广阔的文学领域。所有以想象的、不会在现实世界里真实发生的事物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均属于幻想文学的范畴，奇幻小说毫无疑问也在其中。

英国奇幻小说作家、《指环王》的作者 J. R. R. 托尔金就提出奇幻小说应该创造一个和现实世界完全无关的另一个世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奇幻小说的架空世界(*Secondary World*)。在这个世界中应当包含各种“仙境故事”(Fairy-Story)中才会存在的事物，

① 爱·摩·福斯特著，《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P93-97

例如矮人、女巫、龙、魔法，等等。^①这也是托尔金为当代奇幻小说确立的一个文类规范。它无疑为奇幻小说在纷繁复杂的幻想文学作品中树立自己的独特品质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托尔金自己的创作实践的基础。当代奇幻小说也由此拥有了作为一个亚文类的独特性。但是，托尔金的奇幻小说理论与创作尽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毕竟还是他个人的立场。虽然在他同时代以及之后的许多作家都以他的理论和创作为模板，但依然存在大量不严格遵循托尔金创作模式的奇幻小说。

福斯特关于幻想文学的论述有一个关键词是“不可能”。把什么事物划归为是“不可能”的涉及人的观念。在人类对于世界认知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个“不可能”的范围是变动的。在人类早期神话时代的观念当中，可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自然在人的眼中并不是一个异己物，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二者是一个结合紧密的整体。神话故事和神话仪式一同作为原始人与自然结合的方式而存在，被认为是完全真实的。所以，我们会在神话和传奇故事当中看到和当代奇幻小说类似的、关于种种神奇事物的描写，但是这些内容并没有被划入不可能的范围。相反，神话，连同与之相关的仪式都是人们真实的存在方式，是他们生活中时刻发生的事件。因此，神话和奇幻小说尽管在内容方面有很多类似的东西，但它们是完全迥异的两个概念。

进入中世纪，“不可能”事物的范围事实上还是十分有限的。人们虽然不再以神话的方式生活，但奇迹还是他们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抛开流行于中世纪的巫术思想不谈，单就基督教而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奇迹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就是一个最为真实的事件。同时，在天主教的观念中，领食圣餐的仪式上，饼和酒可以奇迹般地变成耶稣基督的肉和血。因此，奇迹在中世纪人们的

^① 参见 J. R. R. Tolkien, "On Fairy-Story", in *Tree and leaf*,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4, pp. 73-76

生活中也还是随时发生的事件。在这种条件下，中世纪的一些描写宗教奇迹的叙事文学也没有被视为是在描写不可能发生的事物。事实上，只有当启蒙理性和科学主义主导我们的文化观念之后，福斯特所说的那种“不可能”的事物才出现在文学当中。启蒙理性将超自然从自然中剥离，任何认识都要从人的经验出发，经验之外被视为不现实的和不可能存在。经验现实就是我们圈定“不可能”范围的起点。基于此，所有前现代的被理性和科学排除的事物都正式被归入了“不可能”的范畴。因此，在这里相应得出一个结论：奇幻小说是一个现代的文类，把前现代的文本纳入这类文学的研究中是错误的。

W. R. 埃尔温在他的《不可能的游戏：奇幻小说修辞》一书中就认为奇幻小说是这样一种叙事：它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建构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不可能的世界，而这一切又都是受逻辑和修辞限制的。^①因此，关于奇幻小说文类界定的第一点就是它描写的对象是根据现代经验所判定的，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与此相应地，对这种所谓的“不可能”性进行判断也就成为奇幻小说定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

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茨维坦·托多罗夫的《论奇幻——文类研究的一种结构主义方法》一书提出，奇幻小说的核心在于，文本的世界中发生了无法用现实世界中的法则来解释的事情。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都需要对这些现象的现实可能性进行判断。这些事件或者应该是纯粹的想象物，人被意识错觉所迷惑，而世界的法则依然如旧；或者就是这一非凡事件确实发生了，它是整个现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一现实是受我们并不了解的规律所支配的。这个判断的过程是一个犹豫不决的过程，而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在托多罗夫看来，是定义奇幻小说这个文类的核心要素。一旦停

^① W. R. Irwin, *The Game of Impossible: A Rhetoric of Fantas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6, p. 9